道是夏盡九月，陽曆十月的深秋，本州地方須陽曆一二月最冷，十月天氣，舒服異常。這青草後園，三面秋林，紅綠相間，而草色依然青中帶黃。「可以打羽毛球，好地方。」袁少德讚賞，問若月這房子什麼價，若月說了個大概。少德道：「買了的好，以後可以賺不少錢，因爲地皮大，這後園起蓋四座公寓，地方紳紳有餘。」若月道：「這就添購羽毛球，陳先生說，裝設網球架，將草地部份修過。剛搬來，好多事來不及做。」

少德將上下樓看了一遍，下女呼喚有電話，若月去接，正是陳叔援打來的，將袁少德來訪說了：「我要請他同在外面晚飯，爲他接風。」陳叔援道：「不必煩他聽電話了，我去稀布亞等你們，陪袁先生來吧，到錦江樓吃川菜，是川揚二合館子。」

若月告知了袁少德，她去收拾更衣，電話招來汽車，二人直駛灌谷（稀布亞）大車站東，花了廿多分鐘。袁少德從沒來過錦江樓，幸而若月來過。陳叔援已在等候，三人用了小間雅室，半月不見，袁少德道說恭喜：「我佩服你英雄作風。」兩人大笑。坐定先菜後酒，各人同聽了菜單，叫棒茶鴨先來送酒。

「香雅就這道味容易的川菜，也弄不好！」袁少德道：「吃，已經不在香港了。」三個先乾一杯，陳叔援這才說出：「我至今沒見女兒，我已委託律師辦分居……。」袁少德感慨道：「如果一個女人專爲發財，是很危險的，除非她已有根底。雪娘是個有大積蓄而嫁了闊人的，還是好好分開了。我勸她專心藝術，再拍兩部片，不用乾了，老實實寫兩本個人傳記的書吧！」若月聽了笑道：「又有幾個女的能及她呢，由無變有，也難怪呢。」陳叔援道：

「你說得不錯，但女人太自是，又愚而自用，并且毫無同情心，最是變得可怕。人是容易變的動物呢！」袁少德忽然正經指若月道：「她同你準備結婚麼？」陳叔援也正式說道：「我想請她同意，我們學你同雪姐的關係。」

「那是特殊情況呀！」袁少德對陳叔援佩服之至，他只小幾歲，却是學生。當下毅然道：「那就讓若月除作演員外，另參加市場作點生意，學習在金融市場上活動吧。」

「正有此意，袁先生！」若月將這計劃立刻說了，袁少德道：「我叫公司股市經紀助你，先小試一下。」他摸出名片來，寫了介紹便笺道：「你隨便同他聯絡，有機會不會放過。」

一〇二八：不從世俗有情愛則合

三五：駛上山頂公園

他一直把汽車駛上了山頂公園，在一塊草坪旁邊停了下來。

這裡雖然沒有彷彿張着黑口的大水塘，沒遇黑密密的茂密樹林，但却空曠、死寂，同樣是黑暗、恐怖的。

穎靈怯怯地向外面張望着。

「怎麼樣，這裡也夠清靜吧？」馬魂望了她一眼，臉上出現一抹笑容。

「太靜了，我很怕！」這時，穎靈的心裡的確在打着「你還要我坐到什麼時候呢？」穎靈問。

「坐到天亮。」他說，「咱們應該還有許多話可以談的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可以談心的朋友，你不能那麼快走。」

穎靈望望自己手上的手扣，嘆一口氣。

「你很幸運，進了大學。」馬魂像在自言自語。「看來，你很喜歡唸書吧？」

「不喜歡唸也得唸。不唸書是跟自己的將來過不去！」穎靈說。

心魔

一二八：無法理解門爭

絲連・懷楚

像這種事，其嚴重和殘酷程度比它大得多的，在「文革」時何止千千萬萬，因此，吳恒義的性格若不改時，遭遇肯定很悲慘，也許已被批鬥而屈死。說難人間了。

據了解，和李良當年同級的同學中，有幾個在「文革」中坐了「直升機」而任高官，但有更多的同學被批鬥，而李良的她，因當「逍遙派」，一直任小教師，已到中年了，待遇仍不高，也是因爲沒有「撈」到一官半職，安於現狀的結果。

更有甚者，有一個同學公報私仇，因追求另一女同學不遂，到別人已結婚了，仍懷恨在心，「文革」的亂，打了黑報告，利用權勢將這女同學兩夫婦打入「牛棚」。

但又充滿柔情的眼神望他。

「怪我在別人失約之後約你嗎？」他抬臉望她。

「那你們約了那導演，怎辦？」錦田故作疑問。

「由她去應付吧！」

「你——」錦田以一種幽幽答應和阿七斷絕來往，現在爲什麼又厚着臉皮去找她呢？倒不如回酒家，打電話去告訴她：錦田遇見緻明，她不來找她了。想到此刻，她孤單單一個人在醫館，而自己也一個人孤單單去花市買花，倒不如先嘗試去敲敲那外表強硬、內心柔軟的女人的門戶，看看她有什麼反應？如果她仍如此強硬執拗，我把事情交代過後，放下錦田女同事的一包體物就走。

「反正打個電話給你媽，我便可以自由，和你去什麼都地方可以！」

「那你去打電話。」緻明說，決定不去夜總會。

龍景駕駛車子從薄扶林道而下，到大道西，讓車子拐彎向西行。他心裡有矛盾——我已

一六七：去找阿七

掛上電話，緻明傍呆在那裡好一會，他想着——去不去夜總會呢！二十幾歲的人了，他從來未涉足燈紅、酒綠、歌聲、舞影，還有裘演脫衣舞和其他節目的上流人士夜娛樂場所！再想到錦華熱灼追求秀子，他既然施展強硬手段，把秀秀拉去夜總會，讓他在學校門口苦等兩小時，他爲何要厚著臉皮，去那燈紅酒綠地方，跟老板糾纏在扉玫的三角關係裡呢？

錦田走進辦事室來，說：「找到秀子小姐啦？」

緻明從雜亂的思緒裡驅出，苦笑說：「找到了……她妹妹。」

「她大概事忙，不出來吧？」

「不，她有事情出去了！」

二月二迎富

二月初二，粵俗是土地誕，每有演戲賀誕及開花炮會，不獨廣州如此，其他地方亦有如此的。如「京都風俗志」云：「二月二日爲土地眞君生辰，城內開土地廟，香火不絕，遊人亦衆，又有放花盒燈香供獻以酬神者。」

不過，二月二日，在古代也是一個節日，白居易有詩云：「二月二日初雨晴，草芽萊甲一時生。輕衫細馬春年少，十二字頭一字行。」又李商隱亦有詠二月二日詩云：「二月二日江上行，東風日暖聞吹笙，花鬚柳眼各無賴，紫蝶黃蜂俱有情。高里憶歸元亮井，三年從事亞夫營，新春莫恨遊人意，更作風簷夜雨聲。」大約二月二日，古人多作郊遊踏青，和三月三日相同。更有於是日迎富的，俗以二月二日，携鼓樂，朝往巷還，謂之迎富。

三二二：還猶如飛

師姐容曰：「關人，你剛啥話冇晒火咯！」

戴維詩曰：「我幻想着你，所以又谷火。海倫，救救我，我好辛苦也！」

師姐容呼曰：「你死喇！關我乜事，一陣你又要咁又要咁！」

戴維詩曰：「不會，不會，帮手就得矣！來喇，我求你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唯，講明淨係鄙手喫！」

於是行埋佢身邊，戴維詩一手扯佢坐在旁邊，又拖師姐容玉手過去，師姐容擯住佢，七上八落，係咁熬。

戴維詩曰：「細細力，不可太大力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得未啫？」

戴維詩曰：「未，未，當然未得，如果有火出，咁就得矣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邊有火出嘢？出水就實。」

戴維詩曰：「差不多喇，水火一齊出。」戴維詩一邊講，一邊伸手環抱師姐容，施其雄山之爪，師姐容身上只有浴巾，戴維詩复大手當然得其所欲，不過佢亦識造，温温柔柔，搓來搓去搓到師姐容魂搖魄蕩，於是放手。

師姐容曰：「何以放手？繼續喇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手軟矣，我休息吓喇！」

戴維詩一手執住師姐容玉手，曰：「唔得，我不能停，你擯住，我帮手。」

戴維詩於是執住玉手帮拖，運指如飛，忽然又拖師姐容玉手過去，師姐容想停手亦冇可能，唯有任佢，直至戴維詩攤直，師姐容又入浴室洗手。

行出浴室，又見戴維詩手多多，自己服務，師姐容大吃一驚，曰：「你又搞？」

戴維詩曰：「我不是搞，而是打下佢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實有解。」

戴維詩曰：「我打佢環抱師姐容，施其雄山之爪，師姐容身上只有浴巾，戴維詩复大手當然得其所欲，不過佢亦識造，温温柔柔，搓來搓去搓到師姐容魂搖魄蕩，於是放手。

師姐容呼曰：「何以放手？繼續喇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手軟矣，我休息吓喇！」

戴維詩一手執住師姐容玉手，曰：「唔得，我不能停，你擯住，我帮手。」

戴維詩於是執住玉手帮拖，運指如飛，忽然又拖師姐容玉手過去，師姐容想停手亦冇可能，唯有任佢，直至戴維詩攤直，師姐容又入浴室洗手。

行出浴室，又見戴維詩手多多，自己服務，師姐容大吃一驚，曰：「你又搞？」

戴維詩曰：「我不是搞，而是打下佢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實有解。」

戴維詩曰：「我打佢

一二八：無法理解門爭

三五：駛上山頂公園

二：羣醜狂舞

劍道人道：「和尚對和尚，道人對道人，大造地設，公平之至，咱們也不用客氣了吧！」

無容久聞對方的厲害，但仍不失體素，稽首道：「請道兄賜教！」

劍道人道：「剛才他們鬥得不甚好看，咱們換個方式，改在兵器上分個勝負如何？」

無容道：「貧道正有此意！」

劍道人捏了一個劍訣，立即刺出一劍，無容手腕一抖，拂塵上的萬千馬尾立即散開，接着又束成一團，向對方的劍刃捲去！

這拂塵並不好使，若內功不至精純之境，無法使其忽柔忽硬，以應付鋒利的兵器，因此江湖上使的人並不多，但一用拂塵，便表明其武功有過人之處，因此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！

劍道人本身也是武林有數高手，自然不畏懼，只見他長劍倏地一絞，已把無容拂塵的長尾攪散，接着，白光一閃，劍尖已指向其心窩！

無容一招便被對方攻破，心頭一懍，連忙閃身，拂塵一輪，不守反攻，拂向對方的面門，那馬尾雖是柔軟之物，但此際貫滿了真氣下，威力比鋼絲還大，被他拍中，不受重傷，也得要皮開肉裂！

劍道人更非省油燈，見對方拂塵勢凶，不敢怠慢，左袖一拂，拂塵擋在他袖管上，發出沙的一聲，袖管添了好幾道裂紋，但馬尾也散了。

劍道人長劍乘勢刺出，只聞「嗤」的一响，無容左袖管已經斷裂！

這一招表面看來不分勝負，但實際上劍道人那一袖是自顧伸去挨的，而無容若非閃避得快，左臂早被刺傷！

劍道人一招得手，左掌挾風拍出，只見袖管鼓起，接着一聲裂帛，破布片如蝴蝶般在半空飛舞！

台下羣豪見兩人一上手便鬥得如斯激烈，都看得如痴如醉，又暗暗替無容道長担心！

無容道長雙腳一蹬，使出武當的七星步法閃開！（六七）

九：插贓嫁禍

光頭麥大叫冤枉！說道：「我怎會這麼傻。如果我是個賊，又怎會這麼不小心，在會員內把贓物掉下來！」

鄭大紳「哼」一聲道：「我要查明眞相，如果証實是你，我雖然不會報案，但是你以後也不用返公司上班了！除非你向我自首，我會饒恕你！」

光頭麥苦着口臉說道：「董事長，我是冤枉的，是被奸人所害。」

鄭大紳忽然想起自己的太太馬莉亞，因爲生日派對出現了這些怪事，又有客人被窃鑽石項鍊，上房間去了。

在客廳，大食汪依照鄭大紳的吩咐，把項鍊暗藏。有人不見了鑽石項鍊，我猜也必定是光頭麥所爲！我眞不明白，你爲什麼還把這種人當作心腹，留在身邊？這種人，必是心腹之患！你以後要小心。」

鄭大紳陪笑說道：「好吧！我以後小心便是了！你補補粉，下樓去吧！賓客在等候着你呢？」

馬莉亞生氣地道：「我不下樓，除非要光頭麥向衆人道歉，事實上他也該這樣做的！你去要他向衆人道歉！我才下樓。」

中放在一個角落，然後詐作發現失物，物歸原主。鄭大紳神道時匆匆的上樓上臥房，去見太太馬莉亞。馬利亞十分生氣，說道：

「這個光頭麥太豈有此理了，故意在我的生日派對中搗亂！他是有計劃行動的。」

「這個光頭麥角色，最關心的出處，若非有人指使，他能源和交通運輸。請問：

（一）現在除了浙江秦山核電廠（發電量三十萬千瓦）及大亞灣的核電廠外。現在尚計劃有那幾處發展核電廠及進展如何？

（二）長江除了葛洲壩經已截流發電外，現在三斗坪計劃進展如何？是否在三峽攔江截流發電？效益如何？

阮江站

阮江先生：

（一）電力是我國優先發展的工業，因爲我江來水、沅水、贛江、鴨綠江等江河上。葛洲壩二期工程，龍羊峽水電站（在黃河），湖南東江水電站今年進入施工高峯。漢江安康水電站、松花江紅石水電站、雨江紫水灘水電站、鴨綠江太平灣水電站、四川銅街子水電站、雲南魯布格水電站等工程則已進入或將進入主體工程施工階段。

（二）我國目前正在加緊建設的大中型水電站有十九座，總裝機容量一千萬千瓦。這十九座水電站分別座落在長江、黃河、紅水河、大渡河、漢江、松花江、鴨綠江、江河上。葛洲壩二期工程，龍羊峽水電站（在黃河），湖南東江水電站今年進入施工高峯。漢江安康水電站、松花江紅石水電站、雨江紫水灘水電站、鴨綠江太平灣水電站、四川銅街子水電站、雲南魯布格水電站等工程則已進入或將進入主體工程施工階段。

城市之光

強人，弱者？（九）

丁天虹對石元宗，到今天才神女有心，石元宗今次同來，是因爲在外國見過了李寬良，知道丁天虹梅恨富日不嫁才同來的。顯然，彼此都是有心人了。正因爲如此，同宗時單獨通知她，居停在她家中，也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
這一天，丁天虹雖然沒有返公司，但在家中的私人辦公室，一樣是極其忙碌，石元宗也是看到，還取笑地說他不愧是個女強人。

自從石元宗同來，住在她家中之後，她頓時顯得生氣勃勃了。雖然，日間彼此外出，治理自己的事，但晚上，走在一起，使丁天虹具有無限安慰。

一個月後，石元宗對丁天虹表示，要回到外國去了，因爲同來活動了一個月，仍然是一事無成。

丁天虹表現出捨不得之態，還問他爲什麼活動不成功，欠缺了金錢，還是人手？她可以作全力的支援！

石元宗把自己同來搞些什麼生意，欠缺了金錢、人力、物力等說出來，丁天虹說可以協助他，請他不要再遠託異國。

石元宗爲此留下來了，果然也有所發展，但在丁天虹看來，甚不滿意小兒科，她多麼想他和自己結婚，然後分担了她的工作，當然，她不能說出口。

石元宗終於向她求婚了。丁天虹止中下懷，不過，她却提出了很多條件，要他答應。

城市之光

強人，弱者？（九）

七：去找阿七

二月二迎富

心關

一六七：去找阿七

二月二迎富

九：插贓嫁禍

強人，弱者？（九）

城市之光

二：羣醜狂舞

一〇二八：不從世俗有情愛則合

三五：駛上山頂公園

一二八：無法理解門爭

三二二：還猶如飛